新大众文艺现象及意义研究

中国作协创研部 文艺报 ·合 办·

汇聚成新时代文学的“炬火”

——从鲁迅谈新大众文艺及创作者的使命

□王久辛

今年是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。今年8月，“中国文学盛典·鲁迅文学奖之夜”在上海举行，35位获奖者接过第九届鲁迅文学奖奖杯。浦江两岸，灯火辉煌，仿佛大先生的文学精神持续散发出熠熠的光辉。“鲁迅”因此也成为了今年的一个热词。

我们知道，互联网条件下的“新大众文艺”，承袭了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倡导的“大众文艺”的精神传统，沿着延安时期、20世纪五六十年代、新时期、新世纪等文学浪潮所开拓的道路而来，并立足新媒体的时代语境，发展为全民性的创作实践，彰显了鲜明的人民立场与多元的审美创新。理解新大众文艺，既要看到它的新变，也要注意它与传统的密切关联。因此，回顾鲁迅先生有关大众文艺的往事和思想，有助于深化我们对这一议题的思考。

早在1930年3月，鲁迅就在《大众文艺》第2卷第3期，发表了《文艺的大众化》（后收入《集外集拾遗》）一文。他指出：“文艺本应该并非只有少数的优秀者才能够鉴赏，而是只有少数的先天的低能者所不能鉴赏的东西。”他解释说：“倘若说，作品愈高，知音愈少。那么，推论起来，谁也不懂的东西，就是世界上的绝作了。”在这里，鲁迅用的是句号而不是问号，意思是这一推论毋庸置疑是荒谬的。他接着又说：“但读者也应该有相当的程度。首先是识字，其次是有普通的大体的知识，而思想和情感，也须大抵达到相当的水平线。否则，和文艺即不能发生关系。”这是鲁迅预设的欣赏文学的前提。当年他发表这篇文章时所处的残酷现实是，大多数人不识字，全国的文盲率超过了80%。所以，鲁迅又补充了这样一段话：“所以在现下的教育不平等的社会里，仍当有种种难易不同的文艺，以应各种程度的读者之需。不过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，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，使大家能懂，爱看，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。”“劳什子”是什么意思呢？据查，这是北方方言，意思是没用的东西，惹人厌烦、碍人眼的货色。显然，鲁迅在这里是带着鄙夷口吻的。我理解，鲁迅希望用健康的文艺挤掉文艺糟粕。他不仅要求文学要通俗化，更要用具有启蒙意义的新文艺，来争夺与填充大众的精神阅读空间，以打破一切不健康的文艺对底层民众的思想愚弄与束缚。

1936年5月，国难当头，形势异常紧迫，针对要文艺家们不要着急、坐等庞大威猛的“坦克”问世，而放弃手边立刻能用的“匕首与投枪”的论调，鲁迅旗帜鲜明地反对说，不能借口要写更宏大的作品，就否定、压制当下具有战斗作用的短小尖锐的文字。他在《夜莺》月刊发表的杂文《三月的租界》（见《且介亭杂文末编》），正是沿着这一思想，毫不留情地批驳“坐等论”：“我们有投枪就用投枪，正不必等候刚在制造或将要制造的坦克车和烧夷弹。”他认为，战斗越来越激烈，不能光坐等坦克的到来，而放弃手中的匕首与投枪。联系当年流传下来的很多大众化作品来看，它们的确并不完美，但是，正如鲁迅在《战士和苍蝇》一文中所说的，“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，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”。在没有“高大上”的作品时，面向大众的文艺虽然不够精致、不够完美，但能够发挥一些不可替代的作用，不也是很好的吗？

鲁迅先生与左翼作家当年提倡大众文艺，主要是呼吁知识分子的创作要切入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，要通俗易懂，以实现对工农大众的思想启蒙。具体说来，一方面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现实、向人民学习，以消解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的隔阂；另一方面要努力扫除大众接受新文化的壁垒，让普罗大众成为文艺接受甚至文艺创作的主体。于今想来，鲁迅及左翼作家们的主张对今天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来说，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。我们知道，那时是知识分子向下深入生活，获得切身感受后创作出作品来，为劳动大众启蒙开智；今天是获得了表达能力的人民大众进行自我表达，书写着他们自己最熟悉的生活。毫无疑问，他们的创作极大地拓宽了文学的表现疆域。未来闯出来的大作家，很可能是从新大众文艺创作者中冲出来的。实际上，现在活跃于文坛的很多名家、大家，当年也是从最普通的大众中诞生的。他们以扎扎实实的、充满了生活气息的作品，闯出了自己的文学天地。尽管是不同时代的不同表达，但目标都是面向时代，创作出推动历史与文明向前、引起人民群众巨大共鸣的优秀作品。

从这个维度来看，无论是新大众文艺创作者还是专业的作家，我们的文学创作不能忽视壮阔的人民实践，特别是那些未充分开垦的生活领域。创作者只有基于更广阔的生活领域进行艺术开拓，才有可能写出更多的时代经典。在我看来，所有创作的目的，都不是抽象的，而都是具体的、可感可触的。也就是说，都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人，落实到具体的人性、具体的灵魂、具体的喜乐哀伤。而我们经常说的“时代”，也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，而是动态的、即时的，是贴着你我他的心而怦怦跳动的。而且，对不同的人而言，具体的时代是复杂多变的。我们要通过时代的表象，看到时代的本质推动力。时代在前进，推动历史向前的，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。推动时代前进的力量，就蕴含在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之中。今天，我们发展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，就是又一次拓宽了文学的表现领域，就是要在更广大的表现领域里呈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活力，推动我们共同的新时代的巨轮，向文明的未来，滚滚向前。

然而，所有的创作者都在当下遇到了从未有过的难以破解的难题。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一下子就汇聚到了眼前。我们的今天，变得越来越难以把握，好像怎么表达都是言不达义的。准确，已变得越来越难以企及。现实与虚拟，碳基与硅基，白描与隐喻，直抵与绕行，一切都缠绕在一起。地球会永远是人类的家园吗？在现代高科技面前，人类似乎不那么自信了。一些高科技公司正试图以科技手段将人类送上别的星球，并开始实施外星球征服计划。我们离开20世纪已经26年了，但是，20世纪作为一个特别的时代，似乎一直都悬浮在我们的梦境里，并在我们的脚下延伸着不间断的道路。与此同时，我们所畅想的遥远的未来，正不断来到我们的现实之中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新创造活力，不断拓展文学表现的疆域，就有了更加深刻的现实意义。一个作家难以表达时代的全局，但千千万万个写作者的创作，汇聚起来就是世界的广阔图景。

这样的世界，总是给写作者带来一些措手不及的东西。“虎踞龙盘今胜昔，天翻地覆慨而慷。”在我看来，越是地动山摇、风云变幻，越需要“我自岿然不动”，越需要“咬定青山不放松”。作为一个写作者，我觉得，写作的技艺当然要钻研。但是，我们更要深入思考：应该如何面对丰富而复杂的时代与现实？我们身处同一个世界，在同一颗星球上旋转，然而，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又是如此的不一致。面对如此丰富的现实与人心，我们如何进行文学的表达？我们如何才能更艺术地呈现这个庞大得无法想象的世界？这需要每一个写作者在自己的生活中探索文学创作的内容与形式。

当然，文学创作在差异中总包含着一些共性的元素。在我看来，如果人类的智慧不能使我们凝聚在一起，形成共识，并齐心协力，战胜自我的私欲，那么，哈姆雷特的质问，就是永恒的。我们当然不要毁灭，我们要生存。对于诗人而言，我们必须遵循正向的法则。一切诗的灵感、意象、语言，一切的象征和其他五花八门的艺术手段，都应该服务于这样的目的——为人类文明良性发展而创造。我以为，循着人道与人性的法则而为人类的文明而创造的诗人，才是真正的诗人。诗歌是哲学与修辞、逻辑与感觉大融汇式的创造。而这所有的生活与艺术的创造，都是为了更深入地撞击人的灵魂。它将人心有力地凝聚起来，推动时代巨轮向前滚动。

在新大众文艺的语境下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文学的疆域里驰骋。由此，我想到鲁迅在《随感录四十一》中的话，“有一分热，发一分光”。我们发出的这份文学上的“光”与“热”，必须来自真实的情感，必须坚持原创的品格。这些“光”与“热”汇聚到一起，必将融合成新时代文学的“炬火”与“太阳”。

（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）

从会议探测一个时代的文艺生产机制

——评蓝善康《文艺座谈会与抗战大后方文学》

□李永东

阅读抗战时期的旧报刊，不时会发现关于各种文艺座谈会的报道，这一现象让人颇感意外。以往谈及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“文艺座谈会”，就是专指“延安文艺座谈会”，除此之外，似乎就没有别的文艺座谈会了。实际上，将抗战大后方举办的诸多文艺座谈会梳理汇总后，便触发了新的问题意识：文艺座谈会是抗战文学生产机制的重要构成部分，若由此进入对大后方文学的考察，或许会有新的发现。这就是蓝善康当初以《文艺座谈会与大后方文学》作为博士论文选题的缘由。他的博士论文2019年通过答辩，至今已有七年。在此期间，蓝善康一直没有停止对文艺座谈会的思考和探究，近期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专著《文艺座谈会与抗战大后方文学》，就是他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。

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成，不只是作家在四合院、公寓、亭子间、国难房等私人空间中写出来的，也是在报馆、咖啡馆、茶馆、书店、公园、协会办事处等公共空间座谈出来的。抗战文学尤其如此。全面抗战时期，在大后方的重庆、桂林、昆明、成都、贵阳等地，曾举办200余场各类文艺座谈会，甚至衍生了“纸上文艺座谈会”这一形式。这200余场文艺座谈会，由文协、文工会、七月社、通俗读物编刊社等团体组织召集。其中绝大部分尚未被关注与讨论，更没有人对“文艺座谈会”这一文艺活动作整体考察。因此，蓝善康的研究一定程度上带有垦荒性质，为抗战文学乃至现代文学研究开启了新的视域和新的领域。他的博士论文也因此受到评审专家的高度评价。

“文艺座谈会”之所以对于抗战大后方文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，是因为全面抗战的新形势要求文艺必须转轨，从既有的启蒙文学、左翼文学形态转到统一抗战的创作轨道上来。而如何创制抗战文学的新形态，如何最大程度地发挥文学在抗战中的作用，现代作家并无足够的经验与准备，他们过去的文学观念与创作形式已不足以应对新形势，以至于左翼作家到了大后方，“大部分人都写不出东西来了”（《现时文艺活动与〈七月〉——座谈会纪录》，《七月》1938年第3期）。在此情势下，文艺座谈会成了集体协商文艺道路、共同探究文艺形式的重要方式，以此来提高认识，消除歧见，统一思想，建构战时文艺话语。正如蓝善康所写的：“抗战期间，大部分文学热点问题的讨论或文艺思潮的兴起，座谈会都在其中担当了分量不一的角色。抗战大后方文艺界的不少作家都热衷通过座谈形式发声，对抗战文艺的发展情况进行总结和展望，对某些问题提出集中式批评。文艺工作者围绕某一文学话题展开充分的讨论和互动，使得座谈会成为文学史形态塑造的重要一环。”他把文艺座谈会对抗战大后方文学的影响归纳为五个方面，即介入了抗战大后方文学的生产方式、促动了文体观念和语言形式的新变、为文艺大众化提供了新的方向、为文学派性提供了生长空间、点染了抗战大后方文学的意识形态色彩。这些探究与结论，无疑是深思熟虑的结果，以新的视野和新的史料补充、调整或更新了对抗战大后方文学生产机制与性质风貌的认识。

抗战大后方文艺座谈会之所以显得独特，是因为其激活了战时的话语生产机制。以往对大后方文学制度的研究，往往采取国共对立斗争的思维，而从文艺座谈会的角度来看，大后方文学的生产主要依赖“协商”机制。即使是文化领导权、文艺话语的争夺，也是采取座谈协商的形式。在大后方的文艺座谈会中，发言不仅仅是为了表达观点与表明态度，也是通过交流获得共识或求同存异，解决的是内部问题，与战前新旧、左右派之间的文学论争有着根本区别。文艺座谈会也突破了小圈子封闭言说的局限。座谈后往往要公开发表座谈会记录，具有代表文坛、集体发声的意味。战时的民族形式、通俗化、“文章下乡，文章入伍”、“旧瓶装新酒”等文艺方向与文艺实践，都是协商的结果。协商机制的存在，让大家以座谈协商的方式探索抗战文艺的写法与文艺活动的开展，制定抗战文艺的规则。甚至可以说，文艺座谈会是以集体协商的名义为抗战文艺立法。这是抗战文艺的特殊生产机制之所在。

新的话题需要新材料、新观念、新方法的支撑，方能开拓出新的学术空间。《文艺座谈会与抗战大后方文学》所做的研究，在诸多方面给我留下了鲜明的印象。一是知识考古，在茶会、沙龙等中外文化活动形式的历史变迁与交流融合中，阐发文艺座谈会的生成历程与概念内涵。二是打捞史料，如从香港《大公报》对老舍延安之行的相关报道，整理出详细的行程与活动安排表格，为阐释老舍延安聚谈的后续影响提供了翔实的材料支撑。三是解决了文学史上的一些疑案，如“文章下乡，文章入伍”的首倡之谜，一向对通俗文艺持保留意见的胡风和七月社想要编印大众版《七月》的深层动因等。

蓝善康原定的研究目标还有很多，譬如通过对大后方文艺座谈会的讨论，深入探讨当时的区域联动以及话语权争夺的逻辑等。这一问题的探究，需要知识积淀，也需要合适的时代语境。就大后方举行的200余场文艺座谈会而言，这本书只考察了文协、文工会、七月社、通俗读物编刊社等重要文艺组织举行的一些座谈会，剩下未讨论的文艺座谈会尚多。估计蓝善康把诸多材料留给了他正在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统战视野下的抗战大后方文艺座谈会研究”。对此，我们充满了期待。

（作者系西南大学文学院教授）

■声 音

文学阅读不能因噎废食

□袁恒雷

近日，在微信朋友圈看到，一位好友转载了一篇关于文学阅读的帖子，大意是不建议孩子阅读“四大名著”和国产儿童文学。她转发时附上两个字——“同意”。这位好友是资深语文教师，所以，我对此感到很惊讶。于是，就忍不住点进去看看。

我们都很熟悉四大名著，推荐阅读书单中也经常会出现这些书的身影。这篇帖子的作者认为，四大名著“尽管对人性世事刻画得非常深刻，但是，反映的大多是人性不好甚至残暴的一面，并不适合未成年人阅读”。这样看来，作者的“不建议阅读”，实际上也是出于一片好心。实际上，这种担忧一直存在，人们总是担心那些名著里的“残暴”人性吓坏了孩子，让孩子的幼小心灵留有阴影。

阅读四大名著，到底会不会给孩子带来不好的影响？不同的人会提出不同的看法。从历史上看，很多的人特别是那些文化大家打小就通读了四大名著，甚至不止一次通读，积累了深厚的“童子功”。对此，我们都心生钦佩并心向往之。从没听说他们的内心就如何不淡定、有阴影了。恰恰相反，他们纷纷谈论这些名著对其人生与写作的正向促进作用。当然，也可能有人站出来，提供一些反例，“我认识的某某某，就是因为读了某名著，从而变得狂暴了”。这就“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”了。

在我看来，文学作品不可能只写“完人”。优秀的文学作品，即使写到了人性不好的一面，背后也暗含着一些审视与批判。而且，人性往往是丰富的、复杂的，孩子在阅读这些作品的过程中，也会慢慢建构起自己的思考框架。我们能因为林妹妹病歪歪、娇滴滴，就不喜爱她的才华横溢吗？我们能因为孙悟空早年的妖猴行径，就掩盖他后来成为“斗战胜佛”的荣光吗？我们能因为李逵早年的粗蛮，就淡化他更多的行侠仗义吗？我们能因为三国世界里的权谋之术，就不喜爱它的波澜壮阔吗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隘读书观是可怕的，因噎废食的态度更是我们必须摈弃的。我们要相信孩子的判断力。

再说到国产儿童文学。帖子作者注意到了国产儿童文学部分作品在价值观、生产机制等方面存在的问题。既然这些问题被鲜明地提出来了，如果我们能够进行有效纠正，那么，确实有利于促进儿童文学的高质量发展。但是，如果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而将所有的国产儿童文学作品一棒打死，那就又陷入极端了。暂且不提古代作品，就拿近代以来的儿童文学佳作来说，鲁迅《朝花夕拾》中的多篇文章、叶圣陶的《稻草人》、冰心的儿童文学系列、郑渊洁的童话、沈石溪的动物小说，还有其他一大批优秀儿童文学作品，都是经过无数家长与孩子检验的。如果对这么多好作品视而不见，只揪住一些弊端不放，就会得出站不住脚的结论。

我们评判任何人与事，都应该秉持客观、公正、全面的态度。这个世上，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得到所有人的爱，都要辩证地看。我们也要相信孩子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。读书不能因噎废食。我们要去粗取精，去伪存真，由表及里，由此及彼，批判性地进行扬弃与吸收。因此，让我们放下重重的顾虑，让孩子遨游在广阔的文学海洋里吧。

（作者系吉林青年作家）

广 告

来自鲁迅故乡的文学期刊——

野草 2026年第6期要目

中篇小说 我想和你吹吹风 …… 艾 灯
虚境 …… 冯安明
飞向月面的鹅哥 …… 朱 标
非常人类 …… 扎西达门
短篇小说 父亲的钟馗 …… 四 四
冰湖之下 …… 周子妮
她只能轻轻呼吸 …… 李林柯
门前一条河 …… 项中立
小汪医生 …… 梅 涵
无人村 …… 揽 峪
散 文 蚕事书 …… 草 泽
镜面 …… 王 瑛
空气中留下金色的波纹 …… 包 苞
乡野苍莽 …… 马从春
诗 歌 青海，青海（长诗） …… 赵 琳
行走、内视以及哲思的生成
——评赵琳长诗《青海，青海》 …… 刘大伟
于坚以南 交代：在小学校里（上） …… 于 坚
好望角 赫伯特诗选 …… 李以亮
沉默或低语 洪治纲：作家存在的唯一理由，就是写作，不停地写作 …… 洪治纲 傅小平
印象越美 有鱼（中国画） …… 徐子越
盛夏光年（中国画） …… 李晓婷

邮发代号：32-97 国内统一刊号：CN33-1038/I
国际标准刊号：ISSN1005-1260 双月刊 全年价：60元
主管主办：绍兴市文联
地址：绍兴市越城区光明路龙珠里15号 邮编：312000
电话：0575-85136031
投稿邮箱：yczfh2021@163.com yecaozazi@163.com

北京文学 BEIJING LITERATURE 创刊于1950



2027年征订

全彩印刷装帧精美每期208页全年各12期

每册25元 全年300元

《北京文学》（精彩阅读）
国内邮发代号：2-85
国外邮发代号：M428

《北京文学·中篇小说月报》
国内邮发代号：82-106
国外邮发代号：M1780

《北京文学》微博 《北京文学》微信 《北京文学》微店

2017年荣获“全国百强报刊”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本社长期直接零售

国内邮发代号：1-102 海外发行代号：D22

零售价：1.50元
全年定价：174元

扫码即可订阅

邮局征订已经开始

解读文学中国 博览艺术新知 活跃理论争鸣 传承华夏文脉

《文艺报》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主管主办的综合性文学艺术类报纸，创办于1949年9月25日。

《文艺报》每周出版三期，每期八版。主要报道中国文学界的重要动态和活动，及时评论、推荐最新优秀文学作品，品评和分析影视、书画、舞台艺术等领域的创作，深入呈现文学艺术理论探讨和争鸣，反映国外文学艺术发展最新状况，办报特色与风格丰富、博大、厚重。

零售 010-65046620
电话：18600547157（微信）

欢迎扫描微信二维码，关注文艺报微信公众号。

